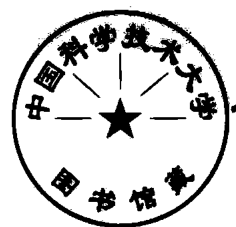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一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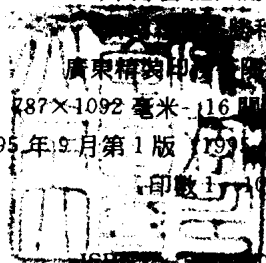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興印刷有限公司印製

2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一五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二)

〔明〕劉仲達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二)

〔明〕劉仲達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氏鴻書

一百八卷》提要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十七

尚論二

劉向說苑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碑

周黨嚴光

釣臺賦

廉范

黃叔度記

郭泰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鴻書

卷二十六目錄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氏鴻書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

鴻書

卷二十六

世系部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于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斷齷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為天阿旁落宮鄰金虎霄煜翁說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廢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

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斬精要之遼務旨不斬

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危言而入者說在野人

之還繫駮也詳向所摭引駢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

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

奸之專擅譏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

鏡矣惡在其為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為奏蓋典校中書

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為

可觀而已非欲為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輦必議之至

鴻書

卷二十六

世系部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瑋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躍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為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繁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為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侯之是以其為說委蛇汗漫而興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為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子故重為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鴻書

卷三十六

三

世系二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胥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貪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饋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鴻書

卷三十六

四

世系二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 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悵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遑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鴻書

卷三十一

五

世系二

其文而音覺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郿縣而雄郿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全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鴻書

卷三十六

六

世系三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跛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跛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算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漢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
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
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
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翊
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
兵間厭街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
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往往急於自暴其技以求街鬻彼其志固欲登壇
伏鉞執誠獻俘有奇策村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戈荷戈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二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
老而爲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
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
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
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
止足之戒樂躡躑之名而聞飲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
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徼而將以自封者
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憲政之謗不免王蒼不終城西棠
弊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
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
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
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爲
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閭外
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
街枚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鴻書

卷二十六

八

世系二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
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
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
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
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
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棗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間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奪旗之勞未暨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矚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鴻書

卷三十六

九

世系三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薶羶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獮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懇焉謂國家隆替其繫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倣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懷然飽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鳬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矯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罕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驚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鴻書

卷三十六

十

世系三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嫻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末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振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驟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窳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今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頽百草今何芳杜猶非非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今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衰今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醕而散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今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今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旁蛟以抗衡今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袞冠

鴻書

卷十六

十一

世系二

黼黻之玄以章今孺獨愛夫羊裘覬鴻鵠之翱翔今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今武丁肖形以資厥猷猷非熊之協帝夢今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揅兮遙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今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之不肯爲理今帝何獨惜夫沉寘孫何高蹈而不顧今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汴有君如此其忍負今孫孫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今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今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今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今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今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今掛吾冠於南斗之墟孽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雲兮孫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關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廉范

明丘 濬

鴻書

卷十六

十一

世系二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彼獄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未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舉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殞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寶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祠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系三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監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螻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喻度之其辨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適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鴻書

卷二十六

十四

世系三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今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卽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避遐避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鴻書

卷三十六

五

世系三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況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況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鴻書

卷三十六

五

世系三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弑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乎阜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傳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擇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與先視其交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交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勞畫四海已而三叔閔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憚罪咎驟張羅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二

織臣僕留則翕訖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璫於三孽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碯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螫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刺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慨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世治諫陳正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二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于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胃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墮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臣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徽纒交結宦閣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九

世宗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鈐赭徧於章縫疊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寶校尉表請再三帝怒消解閣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原野昔以板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警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諠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侯覽刊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許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置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追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覈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虞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剗削之困棘於焚巢

鴻書

卷二十六

二十

世宗

進退迫於抵藩行止迷於狼跋震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禺之隙賦役繁重科柚其空刑獄苛急握果出入讒人交亂發荷逝梁貪人敗類邀風執熱迫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岑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儵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系二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異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耽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表曹雖強亦何繫而

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矚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系三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遂卽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繼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鴻書

卷二十六

王三

世系二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囿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姜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鴻書

卷二十六

王三

世系二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